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精蘊大義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精蘊大義十二卷元解蒙撰蒙

字求我吉水人江西通志作字來我蓋字形

相近而誤也中天厯乙巳江西鄉試與兄子

尚字觀我者並以善易名于時子尚所著周

易義疑通釋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載蒙

此書亦注曰佚今檢永樂大典所引蒙書尚  
多自豫隨元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  
之後四爻外其他皆文義完備釐然具存其  
例于彖爻之下採輯先儒之說而末乃發明  
以己意各以蒙謂二字別之雖原為場屋經  
義而作而薈稗羣言頗能得其精要凡所自  
注亦皆簡明如頤六三云頤養之道以安靜  
為無失二三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

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恒象云  
恒有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恒所以體常利有  
攸往者不己之恒所以盡變天地聖人所以  
能恒者以其能盡變也其義雖多根柢前人  
而詮釋明晰亦殊有裨于後學至所引諸家  
之說往往不署名氏蓋用朱子詩集傳例雖  
不能盡考其由來要皆宋元以前諸經師之  
緒論也謹依文排比正其偽外釐為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雲

著之于錄解經春雨堂集稱是書為易經精義經義考稱是書為周易精蘊考永樂大典所題實作解蒙周易精蘊大義二人皆偶誤記也今據為斷庶不失其本名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易精蘊大義卷一

元 解蒙 撰

上經一 乾坤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先儒曰名卦之義或以物象或以人事蓋物有萬象  
人有萬事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限一象不可總  
萬有之事故不可以一例求不可以一類取即乾之

道而言四德則大而无外者元也運而无滯者亨也  
陰陽寒暑順序而不垂者利也運轉不停而樞紐不  
動者貞也貞而元元而亨者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  
貞者入之序也入而出出而入始終萬物迎之不見  
其始隨之不見其後循環无端此乾所以為天下至  
健或者以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七卦皆有四德則非  
矣元亨利貞天德也他卦豈能具哉文王係乾之卦  
辭自四德之外不以它辭之意可見矣然文既以元



亨利貞為占辭而夫子釋之為四德者誠以乾之占所以大亨而利于正以其具此四德故也元亨利貞在占辭雖為兩義然細分之則有四非惟夫子折為四丈王亦折為四矣如比之元永貞則元與亨不必並稱也蒙亨復亨則亨與元不必並稱也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則專以利言也貞吉則專以貞言也非唯丈王合作兩義而夫子亦合作兩義如元者始而亨者也則以元為始亨矣保合大和乃利貞利貞者性

情也則以利連貞為義矣夫子非唯合作兩義如謂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是又以四  
德合為一而言之也噫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蒙謂健而无息之功吾于四德之流行見之

初九潜龍勿用

先儒曰氣消息自下始故畫卦亦自下始六爻一不  
言一而言初六不言六而言上者始終不隸乎數所

以相循无窮然易之七八九六其數果何所本乎亦  
不過取河圖五行之成數耳不取生數而取成者蓋  
凡物成形而後可計數故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此陰陽老少之畫必本乎成數初九  
之為潛龍者乃以自然之氣始於子陰於此其氣猶  
盛陽潛地中故聖人言於此潛龍之時小人道盛聖  
人雖有龍德而未施用蓋其救世之心雖甚切苟非  
其時亦未可然不曰不用而曰勿用待時之意可見

矣誠以潛者所以養德勿用所以待時然舜窮而在下未嘗欲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蓋世治則聖人體其常世亂則聖人通其變大舜孔子易地則皆然

蒙謂陽德在下而未形聖人隨時而為潛德蓋聖人之動无不時也時乎當潛聖人不得不潛時乎勿用聖人不能必其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先儒曰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二為地上故  
曰田見龍在田特以象聖人應世之迹耳龍豈真在  
是哉

蒙謂聖人有應世之迹則天下同有仰德之心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先儒曰諸爻皆取龍象彖與文言皆稱六龍而此爻  
獨不言龍者初二為地龍之下位五上為天龍之上  
位三四為人非龍所據故象言君子四將離乎人位

則可以言躍矣吾于此而見聖人之通變不拘也夫  
假象以明理泥於象而理不明聖人不取也況此爻  
居六十四卦人位之首聖人安得不以人事特明之  
哉義取於健何必龍也觀此則知後世之泥於象數  
者之過也然爻辭雖不言龍即此而玩之其氣燄精  
采如龍然要知乾之六爻其象皆龍其德皆君子也  
終日乾乾夕惕若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厲无  
咎易中此一義甚著故於乾卦發之易有可易之理

亂可使治危可使平由此道也是以凡言无咎本皆有咎處得其道故无咎也

蒙謂法不已之天處至危之地則易危為安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先儒曰九為陽陽動故躍四為陰陰虛故象淵躍者飛之漸也或者未必然之詞或躍在淵動而主靜也雖躍不離乎淵可以動可以无動之幾也惟能審乎此无咎之道也蓋勇者不懼于其所不足懼可也若

其可懼雖聖人不能无懼九三是也知者不惑于其所不足惑可也若其可惑雖聖人不能无惑九四是也故曰善慮危者唯九三得之善知幾者唯九四得之故占辭皆曰无咎

蒙謂量可而進唯及時以就安耳蓋聖人之身動乎時而聖人之心安於理是動而主靜也動而主靜則雖以情應乎物而不以心累乎物此所以通達萬變而无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先儒曰潛見躍飛其迹不同同此一龍耳見龍在田猶拘其所飛龍在天則有目者皆覩矣且人心之利見已在于二况正九五之位乎

蒙謂聖人作而萬物覩唯以天德居天位者足以當之夫天德不可強而至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因其自致而无所用其力焉此所以為飛龍也上九亢龍有悔

先儒曰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則或二  
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吉然而三過而惕故无咎上  
過而亢故有悔大凡物極則反陽極則消乾卦將終  
便知姤之必來此進退存亡之幾也易窮則變變則  
通无悔之道也純陽進極雖未至于大凶其悔則不  
能无矣故易之進退貴于隨時乾陽物也消息盈虛  
有時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出處  
進退亦有時其序可知矣

蒙謂知進而不知退此聖人所以致戒于盈滿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先儒曰揲蓍之法遇九六則變乾以純陽陽極而亢  
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  
能免也乾變而用九故无首吉坤變而用六故利永  
貞噫乾為天德龍為陽物亢无陽數聖人猶有无首  
之戒則人之處世欲用純剛而不以柔濟之其不至  
于凶咎者幾希故曰易以道義配禍福

蒙謂六爻皆變而能柔則剛而不過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唯其能為天德之大始故能貫乎天德之始終蓋  
乾者天之性情而元又其發見之先者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和二氣于上委象形于下乃乾道元亨也

先儒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  
一氣之端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蓋元者生物

之端倪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于亨利貞亦元之為  
耳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  
固有在矣故易雖以元亨利貞配四時而生意流行  
實无間斷也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者也品物流形  
亨之見乎形者也氣和于上而形和于下又孰非太  
和元氣之流行哉

蒙謂既知天道始物之德盛當知天道育物之功  
溥蓋始萬物者乾之元而育萬物者乾之亨既始

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先儒曰統天者統其體御天者御其用以上下定位  
言謂之六位以陽氣變化言謂之六龍終始以重卦  
言也乾下三爻元亨也上三爻利貞也終始之間功  
用密運陽變而陰春夏變而秋冬此正造化過接處  
故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以成贊化之功而見六位  
各以時成元矣復貞貞矣復元此天道之終始也自

潛而見及飛而亢此六位之終始也天人一理也於是乘此六龍以當天運與時偕行妙用周流乃聖人之元亨也

蒙謂聖人之智有以該乎天之理聖人之動有以合乎天之時則妙用周流而天命在我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天道迭運而无窮實理隨在而各足吾於此有以見夫性情之實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先天下之德故能成安天下之功蓋極其德業之所就而言聖人之利貞也

先儒曰乾道變化乃天道之更端也即九四之乾道乃革也蓋天運之流行自陽而變陰自元亨而利貞也當其動而生陽元未有物只且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然後萬物各正性命焉且夫天之生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而能各正性命者以其



所受之理其本同也萬物之生既動而靜靜終則正而能保合大和者以其所受之理其用恒也各正者指萬物之散殊而言則合而成質无餘欠矣保合者就一物之所緼而言則各具一理无假借也蓋乾道變化萬物唯一理此處處渾淪物物具足理者何即萬物所由以生者也聖人首出庶物猶乾道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吁又孰知天道之利貞而不為聖人之利貞

哉

蒙謂實理隨在而各足聖人一視而同仁蓋天人  
之分雖殊理則一而已耳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先儒曰六十四卦象通上下則稱君子施于天子則  
稱先王兼諸侯則稱后與上以德言則稱大人而皆  
著一以字言之所以示萬世用易之方也又以八卦  
言之則乾坤坎離大象皆言象在上四卦覆而无變

體卦也故其象自體而起用震艮巽兌大象皆言象  
在下四卦覆而相變用卦也故其象攝用而歸之體  
或謂乾象言健而不指卦名以為天是體名乾是用  
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所以尊乾異于他卦此非也  
天德至大而其運行者惟得乾之健耳又安可以天  
之行而盡乾之象乎此所以不曰天行乾而曰天行  
健也自強者體下乾之象也不息者體上乾之象也  
君子法天非法天之行法天之健也天唯剛故健夫

剛者天德之自然健則无息之理故君子唯自強然後能不息

蒙謂運而无窮者天德之剛進而不已者君子之學吁又孰能以天行之健而為君子之心哉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先儒曰經言龍而象言陽所以明龍即象陽氣也在下故潛故勿用

蒙謂聖人所以養晦而俟時者以陽德方微而未

顯也蓋天道世運同一機而聖人御其勢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先儒曰得時而行兼善天下雖非君位君德已著

蒙謂大人正已而物正故位雖未離乎下而人已  
被其化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先儒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蓋  
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運天運不已而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此所以乾乾惕若惟恐其離於道也

蒙謂聖人之心純乎天故聖人之動无非理非健而无息者不足以語此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先儒曰聖人意其近而必進故雖致其疑又慮其退而失時故復致其決周孔之心互相發也

蒙謂度其可進而進焉則可以无過矣蓋聖人何容心惟其時而已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蒙謂以天德而居天位則聖人之功用著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以久也

先儒曰盈謂陽極故亢不可以久謂陰生故有悔且臨  
之為卦陽剛方長其進未已也而文王之卦辭乃言  
至于八月有凶吾夫子釋之已言消不久也況于剛  
長之終聖人安得不重為盈滿之戒哉然則聖人如  
之何大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此則通其

變于未窮則不至于亢而有悔矣

蒙謂陽剛既進而極盛適所以為將消之漸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蒙謂六陽皆變而能柔則不用剛而好先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先儒曰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仁者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是心之動萬物生而萬善形焉乃有生



之最先而衆善統會故莫非善也而此為善之長亨者生意之通禮者人事之則故天之亨洪纖高下榮茂發越俱善齊美而人之禮則尊卑大小貴賤親疎无不成叙如一事一物之美未足以為美衆美皆萃乃為嘉會耳利者生物之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性命各正不相妨害而義乃仁之斷制使事皆合宜所謂利者義之和義利非二物也但義之和處即是利如男女之別君臣之殊雖若甚嚴而不和然必如是

而後各得其宜而不亂其為和也大矣貞者物之成  
實理具備隨在各足大和保合生意常存而知乃心  
之判別使是非不亂所謂貞者事之幹物生由此成  
始而成終事理由此皆非而從是惟茲之功誰實為  
之必有居中密運而不窮堅定而不移者以為之主  
則事立矣然元亨利之為仁禮義是矣若貞主靜而  
智用動乃以貞配智何耶蓋貞者用之藏而智則潛  
而隱不動所以為動之基必寂然所以為萬感之

本此貞雖終物而起萬物之元智雖潛隱而為萬事之本也或曰元者乾之一德仁者心之一理所以統乎三者何耶天只有一箇乾人只有一箇心曷嘗有四物哉但聖人以一者之難明故分而為四以示人耳故以天德言雖有元亨利貞之不同其實則亨乃元之通利乃元之遂貞乃元之復以人心言雖有仁義禮智之殊其實則禮為仁之節文義乃仁之裁制智乃仁之分別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仁所以

貫四端而專一心之妙也蓋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制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此又心統性情之義也論而至此則天人之理脗合而无間矣

蒙謂至誠通復之機吾于四德之序見之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先儒曰上文既言天道之自然而此復以君子之所當從事者以明人道之當然也是以上文但言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而此則言體仁嘉會和義幹事誠以天道則莫非自然人事則无不用力于此也體仁猶體物之體蓋我以仁為體存之于心行之于身而仁從我出則能即天之所以生我者而生乎物是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長人之道孰加于此嘉者善之發達于外也會者善之流行貫注于事物

之間也動容周旋无不中禮親疎大小无不中度是為衆美之會而足以合禮和者處事中節而適宜也蓋事有出于義之當然而施于事物之間不能无所乖忤則未足為和也是以發皆中節則物无不利而義无不和貞固者貞而固也言貞必言固不正而變其所守不固故也若知正之所在堅凝固守之則知之明守之固而事有所本矣是雖不言智而貞固正孟子所謂知而弗去者智之實也然所以不言智者

其亦貴於藏諸用而恐後世之鑒智歟

蒙謂君子於人无不愛然必聚衆善以盡吾心之  
天君子於事无不宜然必守至正以為致用之本  
此一心之體用即四德之流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先儒曰乾道變化道者統言之也行此四德德者分  
言之也然要其極則一也吾嘗以人之四德配天之  
四時矣安土敦仁无所不愛首出庶物澤及天下而

无一物不在吾仁之中故足以長人猶萬物之發育  
乎春而帝出乎震也大為之制經而三百曲為之防  
詳而三千要皆歸于大中而已故能嘉其所會猶萬  
物相見于夏而帝為文明也義主于斷制然後无一  
物不宜則利實行乎其中矣故利物足以和義猶萬  
物凋瘵于秋而悅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  
而不貞則事不正貞而不固則守易屈故貞固足以  
幹事猶萬物歸藏于冬而成言乎艮也是理也在天



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天惟健也故元亨利  
貞迭運而不窮人惟能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也故  
仁義禮智之用隨感而能應是以聖人贊易既以天  
道人道分言之矣而于此合而言曰君子行此四德  
者曰乾元亨利貞則天道之常人性之綱果无二致  
矣

蒙謂盡人道之當然合天德之自然非健而不息者  
不足以當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先儒曰世不能易雖遯也其何憾名不可成雖非之其何損遯世无悶不怨天也不見是而无悶不尤人也蓋其道伸矣于世也无營其跡遯矣于名也何有不易乎世則用舍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則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无悶然聖人之心從容无碍

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世雖不我用而吾亦未嘗以无道必斯世矣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以同于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違拂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其正陰之斂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雖不凝滯于物而未嘗與世推移故其所以立己者蓋確乎其不可拔苟非守道之固者能之乎此其所以爲潛龍之德也

蒙謂既有以自信而自樂則行藏安于所遇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先儒曰閑邪存誠者聖學之終其原在于言信而行謹德博而化者聖功之溥其原在于善世而不伐蓋唯其言信而行謹則踐履篤實所以閑邪而存其誠善世不伐則德盛禮恭所以使人悅服而化于善聖人立言之先後固有序矣此正意誠心正之學意誠

心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大抵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又易學之宗也乾畫一一則誠坤畫虛虛則敬九二言誠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包羲之心畫而夫子即易發明之也然誠則聖人之事而敬正學者用功之地惟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者主一而无適主一則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无適則不束以西不南以北至存養之熟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而至于誠矣故君子之學始于修己以敬及其至也篤恭而天

下平

蒙謂聖人既處于无過之地則德盛仁熟而功溥  
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

君子之學貴乎内外之交養故反身而誠斯有以  
見其積實之功言无所苟斯有以見其躬行之實

此夫子所以贊九三乾乾之實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知之明而守之固此聖學之始終條理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先儒曰爲學之道内外交修則德不孤知行兩盡則事有序且夫人之一心莫非理然必積之于內者熟則發之于外者廣而皆必以誠爲本焉誠者在物爲

實理在人爲實心非是心之實則何以體是理之實哉故有事親從兄之實則仁之德進矣有忠君弟長之實則義之德進矣惟能實有諸己則此心不已此德之所以進也若矯飾于外而不出于中心之誠則握苗助長將有枯槁之病德何以能進哉存是實心積之不已發諸言辭見諸行事无往而非實理之流行亦无往而非實心之呈露日復一日守而不易則可以居業矣故于德言進所以日新而不已于業言



居所以一定而不移蓋業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當  
居之也忠信所以存于內者皆實心居業所以行于  
外者皆實事存諸中所以出而爲居業之本修諸外  
所以入而爲崇德之資此内外交養之道也然是理  
也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可也故  
又有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說焉知至至之主知而  
言故以知至爲重謂事物之理吾雖未能一一見于  
躬行之實而吾心之知融會貫通察于事爲之始已

元所疑矣非知幾者能之乎知終終之主行而言故以終之爲重而凡其所知之理操存乎心術之微體驗乎事爲之實亦莫不各盡其理焉于此有以守之則見之所行有持久之功矣非存義者能之乎知之在先故可與幾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明諸心將以見其行事之實體于事所以驗其致知之功此知行並進之學也内外交養而知行並進故以忠信爲主則能實其善于心而本立矣見于外者則在于修辭

立其誠修辭所以見于行事之實而立誠即所以立其忠信之心所謂修辭非致飾于外正所以立其誠誠即忠信也苟有忠信之心而无修辭之誠則見于外者言行不相顧則是忠信无所立矣知至至之忠信所以進德也所謂至非已至其地也方有求望向進之意也知終終之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謂之終則行之已至而遂守之勿失也大抵九三之所以乾乾夕惕者進德修業而已矣忠信修辭立其誠乃

進德之事實至之終之乃進修之功夫也吾心唯在  
進德修業而已其在上在下豈足爲累哉苟于此而  
驕憂焉則日新之功窒矣又何以能乾乾哉然九三  
所以能此者亦以其性體剛健居位得正故其進修  
之功如此不然則幾者事之微義者事之當人何以  
知之明而守之固哉而聖人又豈得而輕與之哉或  
曰乾之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九三乃以學者之事言  
之何哉曰九二之閑邪存誠内外交養也九三之修

辭立誠言行相顧也聖人之所以爲聖學者之所以爲學不出乎此但有安行勉強之異耳大抵聖人之言无非以身立教不然兢兢業業將何爲哉學者能以是而觀聖人則爲學之功无頃刻之間斷矣

蒙謂内外交修而知行並進聖學之始終備矣故能不擇地而安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答

先儒曰及時二字最宜玩味可以進而不進謂之不  
及時可以退而不退謂之失時唯及時爲時中夫九  
四居近君之位有君人之德是可以進可以无進之  
時也當進而進聖人不至于先時當退而退聖人不  
能以後時時乎時乎非體道之深其能及時如此乎  
况君子之學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非獨存道也  
將以行道也進修之功在九三則已備矣此則欲及

時而進用耳欲及時而未得時雖聖人亦不能无疑  
非爲邪枉未任君位還可爲也非離羣類未失其爲臣  
也時可以爲而未必位可以進而不遽非體道之深  
其孰能與于此然九四之所以能隨時進退而无咎  
進修之功不可誣也故聖人言九四之欲及時而以  
九三之進德修業先之其旨深矣

蒙謂道无不在聖人隨時以從道時不可失聖人  
體道以順時然則聖人之心果有所倚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先儒曰夫銅山崩而洛鍾應聲之同也蠶吐絲而商絃絕氣之同也水就下而流濕火炎上而就燥龍濕物也聚而成雲虎烈物也嘯而生風是皆无心之感者也然則聖人作起于上亦何心于萬物之利見哉夫子贊易至此而又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則各從其類言之以見夫氣機之感人心之名  
同一理耳本乎天謂天產之物動物也本乎地謂地  
產之物植物也蓋受氣于天者爲動物天體運動而  
在上故天產之物亦運動而向上受氣于地者爲植  
物地體凝滯而在下故地產之物亦凝滯而向下物  
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故興起于上則人皆見之  
也噫感應之妙知道者默而識之

蒙謂物類有感召之機而人心同歸向之誠故聖

人即自然之感以明乾之九五如此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先儒曰陽爲貴上爲高孔子曰動之一辭發明爻辭占外之意然則上九之亢不動而以靜守之則雖亢而悔可无矣

蒙謂處時之極而无可爲之資故聖人重致其戒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先儒曰此一節以人事明之也學者須自嘗自試以觀己力量之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九三聖學也九四將進位乎天德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况學者乎用九得變通之用故以乾元言之元其終始不窮者歟

蒙謂聖人之遇時不同而處時亦異故能與天同運而无終止之亂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先儒曰此一節以天道明之也然初四三上皆以時運言獨二五以人事言豈不以二爻各爲一卦之主而剛健中正之德有非諸爻比哉初白陽氣潛藏而

四言乾道乃革所以革潛而躍也三言與時偕行而  
上言與時偕極所以變行而極也二言天下文明五  
言位乎天德則德稱其位而无以加矣六爻之義實  
相終始而用九天則六爻无一非此理也此天道所  
以貴于剛而能柔而用九必係于乾元也蓋元亨利  
貞文言雖析爲四德而有輕重存焉故乾之一卦所  
謂元者凡屢稱之而亨利貞不一二見此元之所以  
爲四德先而兼統之也

蒙謂觀聖人之隱顯考時運之始終極而能變天之道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方出而付于物者誠之源各得而藏于己者誠之立此健而无息之功一實理之流行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原萬物之始終固健而无息之功然其所以終始萬物者又未嘗有其功也

先儒曰此一節前分四德而又合言之也始而亨時  
天地之心盡發見在物上故散渙而難見及萬物已  
盡斂藏只有天地之心單單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  
也乾以一元之氣行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析  
而四之爲四時合而兩之爲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  
一元之氣也故夫子之贊易固嘗以元亨利貞析而  
四矣至此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合元亨爲一  
也利貞者性情也是合利貞爲一也雖然猶未離乎

二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是就元始中已能以美利利萬物是亨利已在元字中而天道之所以利物又歸于不言之妙則貞又在元字中矣是合四德而爲一也然又論之四德之義元最重貞次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故元以始之貞以終之而亨利乃其間功用之過接處是以聖人既以大哉贊乾之元矣至此又以不言所利而贊貞之大焉大哉乾乎斯其至矣



蒙謂發育之功機緘之妙雖四德之行實一氣之運是其功用又可以小言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聖人深贊夫乾道既極其德之備又盡其說之詳聖人體乾道以當天運故能沛天澤以洽民心蓋聖人之動即天之運而天之澤即聖人之澤也

先儒曰剛健中正分而言之則四合而言之惟剛故

健惟中則无不正矣六爻之所以發揮者此情也德者固有根于性也情者實用自性中發出者是也聖人時乘六爻之陽以當天運施之人事變動周流猶雲行雨施于天地之間物物均平而无不被其澤矣然夫子嘗以大哉贊乾之元矣又以大矣哉贊乾之貞矣至此獨以大哉乾乎爲言者所以見夫元貞之大因于乾而剛健中正所以爲元亨利貞歟彖辭既以雲行雨施言乾之亨而此又以雲行雨施言聖人

者蓋言雲行雨施而繼以品物流形者天之功用以  
雲行雨施而繼以天下平者聖人之功用猶天也合  
而言之則元貞之大不外乎乾而聖人之功用不外  
乎天也旨哉

蒙謂乾道之大純乎天吾固有以考其說之詳聖  
人之用順乎時吾又有以見其功之溥天道聖人  
果有二致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先儒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時苟未至則歷山一匹夫耳伊尹之耕于莘之野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位苟未至則莘野一耕叟耳雖有聖人之德未闡聖人之用自信自樂而已又何心于人之必我知哉于此之時德之蘊于己者苟一毫之未備則時未得而汲汲于求進善未著而屑屑于求知又惡能安時處順若此初九在潛隱之中而得爲

龍德者此也

蒙謂行之著于外者君子固知其可用德之蘊于  
己者君子未嘗必其用君子之心何嘗有所倚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先儒曰德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雖我之所固有然  
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苟不務學則聞見不博无以  
會聚衆理而有諸己也學而不問則是非不明无以

辨別衆理使之條理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不寬以居則執德不弘而所務者狹故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匪從容中道之妙故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心為一矣然仁者心之全德至大而不窮也德至于仁與天同運則有至誠惻怛之心无作輟不常之患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无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蓋聚則雜必有以辨之

居則止必有以行之總而言之則學聚問辨寬居期于仁以行之而已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所以爲九二之大人歟若以九三而通論之則知至至之所以致知而爲進德者獨不待于學聚而問辨乎知終終之所以力行而爲存義者獨不在于寬居而仁行乎然乾之二三固以是論聖人之事至中庸誠之之目亦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知行並進之功亦无異于乾之聖人何

也善乎朱子有曰聖人亦如是而進德修業者亦如是而進德修業但有安行勉強之異耳有志于聖之學者可不勉于知行並進之學哉

蒙謂聞見博而智益明執德弘而行益力則德崇業廣大人之事脩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先儒曰三過中四不及中故皆曰不中三之乾乾憂



也四之或躍疑也憂疑之至斯无憂疑矣故又皆无  
咎

蒙謂處危之地而能易危以爲安非善處危者不  
足以當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先儒曰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寧  
其居也三四俱人位而云中不在人者蓋九三上遠

于天下近于地人附于地則三正人位也九四遠于地而近于天非人所處故云不在人也以下四爻而並觀之初則未成未見者也二則已成已見矣九三又成進修之功四則欲及時而進耳蓋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時既不同則處事亦異此爲易之大義也

蒙謂處有過之地而終至于无過非善補過者不足  
以當之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大人至公而无私故能體道而无違聖人贊易所以極言之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何先後幽明之間哉

先儒曰與天地合其德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

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福善禍淫之類也先天而天弗違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大人合天也然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本无心也大人亦何嘗有心以斡合哉盡在我之德而已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循其自然之理而合乎自然之道則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宜无間矣

蒙謂道无不在唯无私而順理者爲能體之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先儒曰進退以身言也存亡以位言也得喪以事言也以此爻言之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此所以亢而有悔也然自亢之爲言則有進退存亡得喪自聖而言則雖有進退存亡而實无得喪也因時順天而吾无所容心故也所以再

言進退存亡而不及得喪者此也夫子贊乾至此而示人以變通之道其旨深矣然非聖人之才德而處此不至于亢而悔也鮮矣宜吾夫子再三感嘆而歸之聖人也

蒙謂天運如循環衆人徒守其常而不達其變聖人則知之明而處之當也

三三三三  
坤下  
三三三三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

觀發育之功雖坤道之自然考健順之德亦人道之當然也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體柔順之德雖不離乎陰成化育之功將必從乎陽安常而守正坤道之至善者也

先儒曰天地乾坤之形乾坤天地之德乾健也坤順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乾得以兼坤坤不得以兼乾唯全元亨二德而貞則牝馬之貞利則利此而已乾

爲馬以其健于行也若乾行而坤止則无以共成其  
化育之功故坤亦以馬言然乾則爲良馬老馬瘠馬  
駁馬坤特爲牝馬而已牝陰類也非牝則不順非馬  
則不能應乾牝馬之貞順而健也利牝馬之貞猶歸  
妹利幽人之貞巽利武人之貞同人利君子貞明夷  
利艱貞家人利女貞皆以一事爲貞非貞德之全也  
乾不言所利而坤言所利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後  
天之序也彖辭乃文王所作故其方位本于後天也



如易之蹇解言利西南不利東北既濟言東隣西隣  
小過小畜言自我西郊皆後天之易也

蒙謂即坤道以措諸人事不過一順健之理耳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聖人極言坤道之始物雖付物以形而實未嘗自  
爲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生物之功與天同其運容物之量與天同其德聖

金匱要略卷一  
人所以極贊夫坤之道也蓋地雖付物以形而其  
氣則本乎天坤雖容物以量而其動則應乎乾唯  
其至順而極厚故其功用之廣如此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即其量之廣而明其用之大故不唯有以生乎物  
而又有以使物遂其生也此按本義說連坤厚至  
此爲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盡坤之道以言其形載之功顯地之象以明其順  
健之德而人兼體之也此按程傳說連含弘至此  
爲義也取諸物以明其順健之象施諸人而法其  
順健之德乃發明坤道之見于人事者如此也此  
按本義說專釋此四句

先儒曰乾以氣始坤以形生氣變而後形生始者氣  
之元也生者形之元也乾父坤母之道也彖皆曰元  
至哉坤元謂承天之大而无所不至也厚而載物者

坤之本體也合而无疆者往應乎乾也含弘坤之體也光大坤之用也含謂萬物未生之時則包藏于內光謂萬物之生文華著見于外也弘以量言寬裕而有容也大以體言廣博而深厚也唯其含之弘故无物不受其形唯其光之大故无物不蒙其利含者光之本弘者大之充也含弘坤之量而光大者所以合乎乾也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健也柔順而能利貞唯君子行之小人則入于邪而失其正矣

蒙謂聖人贊坤之四德如此然順行而健守者君子之道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先儒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彖言三元疆其言各異德合无疆乾之无疆也行地无疆坤之无疆也應地无疆君子之无疆

也地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矣君子能應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矣然而乾道在不息坤道在无疆不息謂運行无窮无疆謂廣大莫禦可久之德自不息中來可大之業自无疆中來此雖乾坤之別而人則能體之也

蒙謂以順爲正所以守其常由本之用所以成其功非順行而健守者不足以當之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先儒曰乾天道也故以氣運而曰行健坤地道故以形載而曰勢坤地勢順下坤之象也君子體順而法厚者蓋勢不順下无以見地之厚愈下則愈厚君子法其厚則順可知矣

蒙謂觀其高下之相因法其容保之无疆非有至順極厚之德不能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一  
先儒曰坤之初六在姤爲五月卦也一陰始生便有  
凝意驗之于物井中之泉已寒矣乾初九小象釋以  
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  
爲陰陽故于乾坤之初言也

蒙謂陰雖始生而其勢則漸長故聖人謹于微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先儒曰六二坤之主也六爻唯二爲中正唯中故直



唯正故方唯直方故大三者形容其德也或曰直者  
發于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形于外而有定則之謂  
非六二之本體乎小象何以動言之曰柔而中靜而  
正論其體則然也及其發用則見得所謂直所謂方  
處則生物載物之象驗之可知矣故文言曰至柔而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大傳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雖  
曰柔曰靜皆指動處見之繫辭坤作成物而斷之以  
簡能乃不習无不利之義乾不言所利以其所利之

廣大也坤之不習无不利以其本于自然也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營為而功自成不習而无不利也故以地之生物言之匪雕匪琢品彙呈露出于自然其功畢著此地道所以光也以君子言之乃盛德之發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蒙謂德无不具而用无不周非六二之中正其能盡坤道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先儒曰坤之三五皆陰外陽內故三為含章而五為  
文在中也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未敢造始之意  
有終陰之事陽不足終後代其終者陰也蓋陽知其  
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含章者坤之靜也  
以時發者陰之動也含而不茹終則必吐待時之義  
也

蒙謂始而未嘗顯其用終而未嘗居其功匪知時

而識勢不足以語此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先儒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

蒙謂當閉塞之時則慎密而不出焉可也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先儒曰黃象五裳象六黃地之色也裳坤之飾也坤

為臣道五為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以中德通于物  
理而守其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坤六五之應在乾九  
五坤六爻无君位與他卦六爻自為配例不同

蒙謂文雖盛而不失其中位雖尊而能安乎下處  
順之至善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先儒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

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以八卦方位言之乾居西北辰則亥也以天之坤乘地之乾其氣相薄此萬物蟄藏之時以待陰陽之定也然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自敗為文龍戰之義深矣陰極生陽无一息間斷陽雖生于子實生于亥故程子曰乾非有戰意過極之陰遇方長之陽必疑于陽故戰聖人戒堅冰于陰生之初稱龍戰于陰盛之後于消長

盛衰之變其示人之意深切而著明矣

蒙謂陰進既極而亢陽故兩敗而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先儒曰彖以安貞為吉故用六以永貞為利夫坤德之能配天者以其久于貞也貞則大大則陰而陽矣蒙謂陰柔既變而陽剛則能常而有終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先儒曰此一節申彖傳意而言貞利亨元也凡物至柔則不能有立坤則至柔而能剛凡物至靜則不能有制坤則至靜而能方坤德剛疑其不能退矣今也後得主而有常坤德方疑其不能容矣今也含萬物而化先柔靜言其體方剛言其用此剛也自柔中來此方也自靜中得非剛何以配乾非方何以象地坤之四德皆一本于順也故以坤道其順乎終言之剛



柔動靜四者以陰陽之大分言之則動而剛者為陽  
靜而柔者為陰以互為陰陽者言之則各有剛柔動  
靜故繫辭言坤靜翕動闢而說卦言地道柔剛也

蒙謂聖人重贊夫坤之四德也合而言之不過一  
順健之理爾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先儒曰坤之初即姤之初也坤言履霜堅冰姤言羸豕孚蹢躅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蒙謂善惡之應其始也雖甚微而其終也不可禦故聖人防患之意貴乎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先儒曰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二者不可以偏廢敬而无義則不知就日用間念

慮起處分別公私義利之所以至而決取舍之幾焉  
則亦未免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義  
而无敬又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  
矣皆是孤也敬以養其心无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  
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蓋敬以直內則  
虛自然无非僻之心心敬則內自直內直而外必方  
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敬是持  
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敬義夾持只是一

事又謂義自敬中出二事不可駢合為一者蓋論初  
下工夫時須先盡得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及  
到工夫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大抵有敬无義則  
无用有義无敬则无本敬主于中義形于外二者俱  
到便可進坤六二地位也故不習无不利有所習而  
後利則利止于所習矣然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  
直內者正指卦德而言敬則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  
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乾坤之別也誠敬之學

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陰陽之辨也仁義之用原于此

蒙謂存于中者无非天理之自然制于外者无非人事之當然則內外夾持而義理周備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先儒曰三視四為得時故或從王事而不為括囊視五為未得位故含美而不為美之至地道妻道臣道

以類而推之又總而歸之地道妻之從夫妻之地道也臣之從君臣之地道也陽无十故无後陰无一故无首代其終者地十也

蒙謂蘊內美而不居其功乃陰道之當然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先儒曰坤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天地間不過一氣爾言草木

蕃則賢人盛矣舉小以見大也言賢人隱則萬物不得遂其性矣舉大以見小也

蒙謂居近君之位而无相得之義則卷其道而默其知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先儒曰黃中謂有中和渾厚之美通理謂有融暢貫通之妙正位謂正其居之位守其分而不過順乎則

而不違也居體謂明乎坤之體處順而无倡處靜而  
不作也二五皆中二居內卦之中方就工夫處說故  
其發見于外者不過曰所行而已五居外卦之中乃  
就成功處說故能施于外而形于事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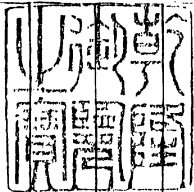
蒙謂守中而居下者得夫陰之當由內而達外者  
極其德之盛此六五所以為坤道之善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先儒曰易初言履霜堅冰志其長也上言龍戰于野  
著其窮也聖人抑陰之意微矣陽生于小雪之後是  
純坤之月有伏乾矣

蒙謂陰雖盛極而敵陽然亦適足以自傷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膳錄監生臣范重榮

欽定四庫全書

易精蘊大義卷二

元 解蒙 撰

上經二屯至履

三三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先儒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惟人道雜而多端無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以盡天道純柔為坤以盡地人事則不可

以一卦盡故自屯以後無非明人事以配乾坤也乾  
坤之後付其用於六子而六子之用三男為先此乾  
坤之後繼以屯蒙也况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有坎  
防患之意深矣坎為水震為雷水氣上天則為雲降  
則為雨而雷亦必上天而雨始下今震下坎上是雷  
未上而雨未下也故雷雨為解震上坎下也雲雷為  
屯震下坎上也夫氣始交未暢則為屯世方多難則  
為屯利貞勿用有攸往處屯之道也利建侯濟屯之

道也蓋屯而求亨唯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惟多助為能克寡助夫天下無事則諸侯為之守天下有事則諸侯為之扞屯言建侯則有事之時外足以扞之比言建國親侯則無事之時內足以守之也然屯豫皆言建侯亦以其皆有一震體故歟

蒙謂大人之處患難也雖有可通之道而不可以失其正雖非可為之時而不可以無其助明乎此則

可以亨屯而濟難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先儒曰彖傳大率先釋卦名又次釋卦辭次釋卦義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之定例也其辭則雜取卦體卦德卦象卦才四者互明之動以雷言滿盈以雨言建侯震象不寧坎象動乎險中謂震將動欲出乎險陽有亨屯之道而坎難在前未遂亨也宜守正以

待之然文王之象曰勿用有攸往而夫子釋之乃言  
動乎險中宜建侯又若當有所往何耶蓋所謂勿用  
有攸往非終不往也但未可以往則不須輕進耳豈  
終於不往而已哉故止乎險中則蹇動乎險中則亨  
誠以動有亨之道止則終於陷而已

蒙謂考致難之由明濟難之道吾嘗即卦體而參  
時運得之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先儒曰大象之辭有體其象者有反其象者有處其象者體其象者乾坤是也反其象者山附于地剝而上以厚下安宅是也處其象者屯之經綸是也措之天下為事業蘊之吾心為經綸當渾亂分離之時而經綸無素則致亨亦難矣故緻謀締慮屯結乎心若雲之未雨而欲雨此則屯之象也坎在震上為雲在震下為雨而利建侯即經綸之實事也

蒙謂世方多難而未紓正君子有為之日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先儒曰屯以初為主故以一爻盡屯之義利居貞利建侯即象辭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之義也蒙二震初亦然五之與初二陽皆當位而五不如二者震動而坎陷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天下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

磐桓也初九以陽剛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  
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磐  
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況以陽為大得民乎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先儒曰易有已正而它爻取以為邪者有已凶而它  
爻得以為吉者隨時取義故不同也是爻取象雖言

男女婚姻之事其餘人事亦多法此女子以貞為德以字為功若夫失德而有功寧守正而不字

蒙謂始雖迫於陽吾則守其正終而反於理吾則從夫正然則人處患難之際而能不失其正未有久而不亨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先儒曰此爻在二陰之間林中象也鹿陽物也指五

无虞謂無應也此卦初與五以陽剛之才處屯之世可以小得餘四爻皆陰屯難之時非柔能濟故二與四上皆乘馬班如而三即鹿无虞也

蒙謂動而誘夫欲故必至陷難明以見其微故不至于終難為戒之意深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先儒曰求在彼而往在我待初之求而後往所以无

不利而又為明也

蒙謂始雖欲進而不能以其才之弱然終能求才以自輔以其識之明古之人有已之才不足而卒能濟其君者此其道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先儒曰屯之二五言屯與豫之二五不言豫相對二五君臣之位也君臣當同心於濟屯不可同心於逸

豫示戒之意精矣

蒙謂君之澤不下流則審已量力而行之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先儒曰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  
上之班如無所待也泣血漣如徒自傷耳自昔屯極  
之時不變為治即入為亂只有兩途而已然陰柔之  
才不足有為故有此象與坎上六不能濟險同若否

上九則傾否而為泰矣故易雖有可易之道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

蒙謂處難之極而無濟難之才終亦必亡而已矣

䷃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先儒曰屯有君道故利建侯蒙有師道故童蒙求我  
天地定位君師立焉



金  
卷二  
蒙謂當未發之時而有可通之理然必有以全吾  
道之尊而盡教人之術而後可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當未發之時而有可通之機然無往教之禮而貴  
慕善之誠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

惟其用剛而不過是以能告而有節非善待問者不能也不告者已達其蒙也蓋引而不發之意乃所以深告之也

蒙謂聖人雖言蒙有可發之機然必教以道德則人向善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先儒曰坎不言水而言泉泉始達有蒙亨之義始出之泉甚清猶人生之初性無不善也蒙而未知所通

必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  
必體艮之靜止養育其德而成之果行育德不可偏  
舉果決之中不可無涵養之功涵養之中不可無果  
決之勇萬折必東趨而注諸海果行以之盈科而進  
不舍晝夜育德以之

蒙謂必行而有漸吾因卦象而知君子之學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先儒曰刑法桎梏皆坎象也象不獨謂物生之稊凡昏迷者是也

蒙謂欲開其善心必禁其非心然亦痛懲而暫舍之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先儒曰建侯長子也克家次子也童蒙少子也取象之義精矣

蒙謂有容物之量而无遺善之心所以能成治蒙之功而獲乎上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先儒曰諸爻皆言蒙而三不言蒙人欲盛而天理滅失其蒙矣屯六二近初之陽而正應在五震動而上故能舍初而歸五蒙六三近二之陽而正應在上坎陷而下故竟舍上而就二此蒙之女所以不若屯之

女也易凡言金皆陽爻

蒙謂無能守之節有外慕之心女德之不良者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先儒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六四之謂乎

蒙謂既不能以自明又不資人以為明无由發其  
蒙矣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先儒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也不挾賢也苟有所挾則在所不吉矣童穉之時天理渾然純一未發養正作聖此其時也六五雖君而陰柔童蒙也九二雖臣而陽剛發蒙也以人言之其太甲成王之於伊周乎

蒙謂以未發之天盡下賢之道皆蒙之至善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先儒曰發蒙于初謂其未達也包蒙于二異其向善也擊蒙于終以防其亂也發蒙所以說桎梏擊蒙又特禦寇而已則知發蒙者乃聖人之本心而擊蒙者聖人之大不獲已也

蒙謂以剛居上而不過為暴剛不至于為蒙之害而有以去蒙之害也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先儒曰卦取涉川象凡八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中  
孚大槩取象於乾坎震巽光亨陽德也易六十四卦  
惟此言光亨

蒙謂人能充實而光輝則需得其道而涉險無難  
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夫惟恒易而知險故不輕進以陷險乃需道之至

善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盡需之善惟以天德而居天位者當之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履乎險而不陷於險則終能濟險矣

先儒曰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需則不陷險處險而需又能出險矣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需位乎

天位則有其位矣正中則有其德矣無位而需無濟險之勢無德而需無濟險之質有位有德所以終能濟險而有功

蒙謂不躁進以冒險而能盡誠以濟險非德稱其位者不足以當之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先儒曰君子觀雲上于天之象知物之所需在雨故亦當發政施仁下膏澤於民以應民之需也然身安而

後可動存我所以厚蒼生故必飲食以養其生非曰  
事口腹也宴樂以和其神非曰耽遊豫也

蒙謂有所待而無所為需道之至善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先儒曰進不犯難退不失常故無咎

蒙謂不冒險而守常所以能需而無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蒙謂唯其近於險故必有所傷以其處之善故能

免于傷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至寇敬慎不敗也

先儒曰坎為盜近則有言迫則致寇其勢然也此爻本不善聖人教人轉凶為吉而曰敬慎不敗也敬慎二字程傳未嘗合言之今始合之敬有寅畏自持之

實慎有戒懼勿忘之心如此則能處外患矣何敗之有

蒙謂既由我以致寇豈不由我以致遠害聖人示人  
之意切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先儒曰以內卦觀之固厄于險以外卦觀之又迫于  
險故乾之于坎遠之則無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

敬之則終吉抗之則傷血是知乾遇坎則當須坎遇  
乾亦不能為陷也需三四乾坎之會也聖人于三以  
敬告人敬則不陷于坎四以順告人順則不忤于乾  
二者交盡處需之要也

蒙謂既傷于險則必失其安苟非四之柔順其至  
於凶咎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先儒曰坎為酒食象象之辭五盡之矣

蒙謂位不可進而德無以加則養已以待時而已

耳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先儒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險而傷上以敬而  
吉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為  
中人戒



蒙謂陰非在上之物陽必有進之勢然卒能善其終者以其執柔而能順故也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先儒曰見險而止則為蒙見險而不止則為訟需之利涉險在前也訟不利涉險在後也

蒙謂訟非和平之道故雖為訟有其實不免憂始而慮終雖聽訟得其人猶戒涉險以冒患聖人之

情見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先儒曰彖傳論卦變自訟始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遯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十九卦多夫子所取也聖人愛人不專於人情和順之日而每寓於拂戾乖爭之餘夫人情之違逆宜所絕也而為詳其本

未酌其利害必欲誘而歸於優柔馴擾之域不唯見  
聖人之存心忠厚而又見聖人深得止訟之道也故  
聖人雖以訟名卦大要欲人之無訟

蒙謂原致訟之由而知成訟之主然後戒其審所  
尚而擇所處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先儒曰天一生水其本同也然其終也天上而水下  
天左旋而水右注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夫人之訟皆

始合而終競始之不謹終必至訟故君子必於始焉  
謀之象以終訟為戒象以止訟為義互相發也

蒙謂觀二體有相違之象防其隙於終謹其慮於  
始則可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先儒曰訟六爻而四爻吉非訟之吉也無訟之吉也

蒙謂以其才弱而居初故雖小傷而無害

金匱要略卷二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先儒曰訟之為卦敵剛相訟在它卦則為應

蒙謂剛而犯上必取禍故當速避而儉處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先儒曰處訟之時人以健訟為難而三以不爭為勝  
夫分所當安則食舊德而不求於外職所當為則或

從王事而不居其功以此從上豈不異於訟上者乎  
蒙謂分則守其常而不變功則歸於上而不居所  
以雖危而能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先儒曰四之不克訟而聖人與之以吉者無他開其  
自新之路而勉其自守之志也知義不克反而即理  
非迷而不復者

蒙謂唯其體剛而用柔故始雖欲訟而終能自克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先儒曰此爻義具象意

蒙謂以陽剛居尊而治訟則聽不偏而斷合于理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先儒曰二四不克訟而無眚獲吉上九訟勝而褫奪者此聖人示戒之深意欲轉人心而歸於無訟也使勝者不敢狂於得志而蒙恥辱不勝者知懲而有所勸矣或者未必之辭也

蒙謂以剛居上而健訟聖人所深戒也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先儒曰訟之後繼以師者大則兵小則刑古者兵刑一體也坎為法制坤為衆以律制衆師之義也師止言貞者蓋兵非生育之事不得言元以毒天下不得言亨利要師之道一貞足矣貞者出師之本大人者統師之主吉戰勝也无咎理勝也寂寥數語而用兵行師之法備於此矣

蒙謂兵以義動而任得其人則無敵於天下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先儒曰衆正可王贊五剛中而應贊二行險而順贊  
兩體事險而理順也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然不剛則  
不能制衆不中則不能懷衆有剛中之才而上之信  
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所以貴于剛中而應也聖人  
之兵以順動而猶毒天下蓋用兵終非吉事雖以順  
動亦不免毒此聖人特筆以示戒

蒙謂興兵以仁故可以服天下之心任將以才故可以順民心之欲所謂說以犯難民忘死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先儒曰水在地上其勢散故先王法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在地中其勢聚故君子法之以容民畜衆坤之博厚有容畜之象水之瀰漫有民衆之象彖備言行師之道象復言兵農合一之意地中有水乃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水聚於地中亦為聚衆之象君子

觀其象則容保其民畜聚其衆此最見聖人用兵之  
仁平時撫摩教育之有素非若後世劫之使從而驅  
之使戰也當其無事則為民而耕有事則為兵而戰  
是兵者畜于民之中容民則比閭族黨之類以居民  
也畜衆則伍兩軍旅之類以為兵也不謂之師而謂  
之畜衆者養民即所以養兵如此則人無養兵之費  
國無坐蠹之患矣

蒙謂藏不測於至靜伏至險於大順此古起兵於

農之意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先儒曰卦首言貞爻先言律二者皆行師所當先也  
蒙謂兵師之興聖人所慎也故師之始因以為法  
為戒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先儒曰二為統師之主故彖辭所言二備之其以陽  
剛任上事以中正一衆志即所謂丈人者也中即貞  
也二之材與卦合故吉无咎即文王繫卦之義也行  
師之道專命則不忠故言其承天寵多殺則不仁故  
欲其懷萬邦

蒙謂以統御之才而承委任之重則可以威不軌  
而一衆志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先儒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六三以之

蒙謂唯其才弱而志剛故必妄動而犯難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先儒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六四以之

蒙謂度其才之不足則斂師而退焉聖人之所與

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先儒曰九二在爻為長子在卦為大人猶蒙九二在  
爻為子道在卦為師道易之取象無常也初師之始  
故紀其出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六爻之中論出師駐  
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後  
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六爻之畧況王者之師又與  
權謀奇計詭道取勝者相去為甚遠也



蒙謂行師固在于當罪任將又在于擇人知此則  
可以動大衆而威天下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先儒曰師出而嚴其律師終則正其功尤於始終之  
際而加重焉蓋欲小人無自而入也夫小人之由入  
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竒而勝彼其  
以竒而勝者必詐力之有餘而正道之不足者也苟

因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茲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則其終可以正功矣聖人言小人之亂邦而加以必之一字不其嚴乎

蒙謂當興師之終而論功行賞也必序羣賢以定亂毋任小人以召亂聖人垂戒之意嚴矣

䷁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先儒曰先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象在

內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象在外吾於師比見  
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于將更無牽制之  
患天下無事入則權歸于君而無不掉之虞萃與比  
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  
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  
于卦

蒙謂比之道不可苟而求比之志不可緩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先儒曰無長人之仁雖比而不親無可久之德雖比而必離無正固之守雖比而不周蓋以剛中居尊位有體元居正之象剛健不息有永久之象以剛居陽有得正之象彖言元永貞而夫子以剛中贊之旨哉蒙謂即卦義以觀卦體當求在已者有可比之道則知在彼者有來比之誠然而求比之志不可緩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先儒曰象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皆先王觀卦而為之使後世可稽者也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地中有水聖人體之以為兵農之法地上有水聖人體之以為封建之法井田封建相倚而行師比所以相繼也然天下之大聖人不能以獨理故封建萬國使井伍其民天下之象聖人不能以皆

比故親諸侯所以比民也

蒙謂觀物之相比而無間者以比乎民此封建之法所以不可廢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先儒曰有孚而无咎者已比乎人也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人比乎已也

蒙謂以忠信為比而充實于中則不惟有以善其

始而又有以善其終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先儒曰二五各當其位所謂貞也

蒙謂往比于五而不失其正比道之善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蒙謂求諸己而失中正之道親于人而無陽剛之

輔凶咎不假言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先儒曰四宜應內而無可比而比乎外亦義之與比  
無適無莫之義也

蒙謂以陰而從陽以臣而從君比道之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不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



誠上使中也

先儒曰初二四皆比五而得吉其取順之謂乎三上皆前五而得凶其舍逆之謂乎五陰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五稱顯比為衆所比也

蒙謂御天下以公而無所私非以剛健中正比天下者其能若是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先儒曰以六五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五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以乾姤鼎賁既未之象觀之可見乾无首吉戒陽也比无首凶戒陰也初比之最先故吉上比之最後故凶

蒙謂原其釁于始要其隙于終爻象之言互相發也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先儒曰止而畜之畜之大者也入而畜之畜之小者也  
兌澤氣為雲小畜一陰五陽小過二陽四陰陽陰  
皆失交通之義故其象同也不雨者未能澤物人臣  
道盛而未得君之象也

蒙謂以柔而制剛故陽有可通之理而陰無獨成  
之功蓋小畜之卦雖主於陰而聖人實寓崇陽之  
意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先儒曰尚往陽也施未行陰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蒙謂觀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之象故知陽猶可亨而陰終無成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先儒曰此象主一象言懿文德非兩體並論例也未  
能行其施者懿其文德而已耳

蒙謂陰之畜陽未能力止而固制德之成已未能厚積而遠發聖人示人觀象之意精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先儒曰復自道聖人明陽不受畜於陰之象也

蒙謂既能與陽同進則不受制於陰矣宜聖人之深與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蒙謂二陽同志而並進則非陰所能制矣然非二之所處無過不及之差其能若是乎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先儒曰小畜以陰畜陽惟九三一爻受畜

蒙謂陽欲進而制乎陰非修身正家之道也故聖人專罪之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先儒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夫陰陽相遇不能無傷聖人又使陰避陽著以為訓雖六四為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志畜其扶陽抑陰至矣

蒙謂柔微不足以制陽唯至誠以感動之則傷害

遠而危懼免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先儒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小畜四五畜初二然初以剛居剛二以剛居柔二之力弱于初故二不能自復而牽初以為援四以柔居柔五以剛居剛五之力强于四故能有餘力以牽四

蒙謂以剛而居尊惟誠以待下則上下同力而不



為陰所畜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先儒曰畜小亨亦小上九之既雨既處是也畜大亨  
亦大上九何天之衢是也昔之不雨者今既處矣畜  
道成矣婦貞厲戒巽也君子征凶戒乾也

蒙謂畜極而能成雨陰德之積成故聖人雖戒陰  
使不害乎陽而又曉君子使為之備也

三三 乾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先儒曰履虎尾蹈危機也人惟履患難而不為患難所傷然後為君子履道之亨

蒙謂人之所行得其道雖危无咎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先儒曰人之履危莫如虎尾說而應乾夫子示人履

危之要道也蓋履禮也禮之用和為貴說而應乾和之至也履和而至故雖處至危而無所傷矣

蒙謂即卦體而言其所履之盡善即爻象而戒其所行之未善蓋以和而應剛雖危而無害以剛而用剛雖善而可戒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先儒曰象以履虎尾為象此以上天下澤為象各取一義以發聖人之蘊古今治亂皆決於此六字乃先

王制世御俗之方也上天下地非不足以辨上下也而地未極乎卑上山下澤非不足以辨尊卑也而山未極乎高此辨上下所以獨取於上天下澤也

蒙謂禮別而分定履道之至善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先儒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前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惟能率其素履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

機矣

蒙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無入而不自得  
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先儒曰易中有卦爻各取義者履與屯豐是也有卦  
爻同為一義者需蒙是也視欲正不正則眇行欲中  
不中則跛故歸妹九二不正為眇能視初九不中為  
跛能履此爻不中不正故兼跛眇之象兌為幽人巽  
為武人兌見而巽伏兌柔外見剛內藏幽人也巽柔  
內伏剛外揚武人也九二兌體而六三互巽故其取  
象不同故歸妹下卦兌而九二利幽人之貞巽初利  
武人之貞亦此義也

蒙謂唯其才弱而用剛故肆行而不顧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先儒曰其志愬愬恐懼在於行而去之雖未離危懼之地而志則欲去矣能无吉乎

蒙謂雖在多懼之地而其志則不震恐致福者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蒙謂據能專之勢而獨任其明聖人安得不深戒之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先儒曰履六爻以用柔為吉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

視我所履則可考而知矣

蒙謂人之所行慎始而善終非攸好德者不能也



